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參

卻說那三人穿林入裡，只見那馱子繃在樹上，聲聲叫喊，痛苦難禁。行者上前笑道：「好女婿呀，這早晚還不起來謝親，又不到師父處報喜，還在這裡賣解兒耍子哩。咄！你娘呢？你老婆呢？好個繃巴吊拷的女婿呀。」那馱子見他來搶白著羞，咬著牙，忍著疼，不敢叫喊。沙僧見了，老大不忍，放下行李，上前解了繩索救下。馱子對他們只是磕頭禮拜，其實羞恥難當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色乃傷身之劍，貪之必定遭殃。佳人二八好容妝。更比夜叉兇壯。

只有一個原本，再無微利添囊。好將資本謹收藏。堅守休教放蕩。

那八戒撮土焚香，望空禮拜。行者道：「你可認得那些菩薩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已此暈倒昏迷，眼花撩亂，那認得是誰？」行者把那簡帖兒遞與八戒。八戒見了是頌子，更加慚愧。沙僧笑道：「二哥有這般好處哩，感得四位菩薩來與你做親。」八戒道：「兄弟再莫題起，不當人子了。從今後，再也不敢妄為。就是累折骨頭，也只是摩肩壓擔，隨師父西域去也。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說才是。」

行者遂領師父上了大路。行夠多時，忽見有高山擋路，三藏勒馬停鞭道：「徒弟，前面一山，必須仔細，恐有妖魔作耗，侵害吾黨。」行者道：「馬前但有吾等三人，怕甚妖魔？」因此，長老安心前進。只見那座山，真是好山：

高山峻極，大勢崢嶸。根接崑崙脈，頂摩霄漢中。白鶴每來棲檜柏，玄猿時復掛藤蘿。日映晴林，疊疊千條紅霧繞；風生陰壑，飄飄萬道彩雲飛。幽鳥亂啼青竹裡，錦雞齊鬥野花間。只見那千年峰、五福峰、芙蓉峰，巍巍凜凜放毫光；萬歲石、虎牙石、三天石，突突磷磷生瑞氣。崖前草秀，嶺上梅香。荊棘密森森，芝蘭清淡淡。深林鷹鳳聚千禽，古洞麒麟轄萬獸。澗水有情，曲曲灣灣多遶顧；峰巒不斷，重重疊疊自週迴。又見那綠的槐、斑的竹、青的松，依依千載鬥穠華；白的李、紅的桃、翠的柳，灼灼三春爭艷麗。龍吟虎嘯，鶴舞猿啼。麋鹿從花出，青鸞對日鳴。乃是仙山真福地，蓬萊閬苑只如然。又見些花開花謝山頭景，雲去雲來嶺上峰。

三藏在馬上歡喜道：「徒弟，我一向西來，經歷許多山水，都是那嵯峨險峻之處，更不似此山好景，果然的幽趣非常。若是相近雷音不遠路，我們好整肅端嚴見世尊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，正好不得到哩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，我們到雷音有多少遠？」行者道：「□萬八千里，□停中還不曾走了一停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要走幾年才得到？」行者道：「這些路，若論二位賢弟，便□來日也可到；若論我走，一日也好走五□遭，還見日色；若論師父走，莫想，莫想。」唐僧道：「悟空，你說得幾時方可到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自小時走到老，老了再小，老小千番也還難；只要你見性志誠，念念回首處，即是靈山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，此間雖不是雷音，觀此景致，必有個好人居止。」行者道：「此言卻當。這裡決無邪祟，一定是個聖僧、仙輩之鄉，我們遊玩慢行。」不題。

卻說這座山名喚萬壽山。山中有一座觀，名喚五莊觀。觀裡有一尊仙，道號鎮元子，混名與世同君。那觀裡出一般異寶，乃是混沌初分，鴻濛始判，天地未開之際，產成這顆靈根。蓋天下四大部洲，惟西牛賀洲五莊觀出此，喚名草還丹，又名人參果。三千年一開花，三千年一結果，再三千年才得熟，短頭一萬年方得吃。似這萬年，只結得三□個果子。果子的模樣，就如三朝未滿的小孩相似，四肢俱全，五官咸備。人若有緣，得那果子聞了一聞，就活三百六□歲；吃一個，就活四萬七千年。

當日鎮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簡帖，邀他到上清天彌羅宮中聽講「混元道果」。大仙門下出的散仙，也不計其數，見如今還有四□八個徒弟，都是得道的全真。當日帶領四□六個上界去聽講，留下兩個絕小的看家：一個喚做清風，一個喚做明月。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□歲，明月才交一千二百歲。鎮元子吩咐二童道：「不可違了大天尊的簡帖，要往彌羅宮聽講，你兩個在家仔細。不日有一個故人從此經過，卻莫怠慢了他。可將我人參果打兩個與他吃，權表舊日之情。」二童道：「師父的故人是誰？望說與弟子，好接待。」大仙道：「他是東土大唐駕下的聖僧，道號三藏，今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。」二童笑道：「孔子云：『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』我等是太乙玄門，怎麼與那和尚做甚相識？」大仙道：「你那裡得知。那和尚乃金蟬子轉生，西方聖老如來佛第二個徒弟。五百年前，我與他在蘭盆會上相識。他曾親手傳茶，佛子敬我，故此是為故人也。」

二仙童聞言，謹遵師命。那大仙臨行，又叮嚀囑咐道：「我那果子有數，只許與他兩個，不得多費。」清風道：「開園時，大眾共吃了兩個，還有二□八個在樹，不敢多費。」大仙道：「唐三藏雖是故人，須要防備他手下人囉喏，不可驚動他知。」二童領命訖，那大仙承眾徒弟飛昇，竟朝天界。

卻說唐僧四眾在山遊玩，忽擡頭，見那松篁一簇，樓閣數層。唐僧道：「悟空，你看那裡是甚麼去處？」行者看了道：「那所在不是觀宇，定是寺院。我們走動些，到那廂方知端的。」不一時，來於門首觀看，見那：

松坡冷淡，竹徑清幽。往來白鶴送浮雲，上下猿猴時獻果。那門前池寬樹影長，石裂苔花破。宮殿森羅紫極高，樓臺縹緲丹霞墮。真個是福地靈區，蓬萊雲洞。清虛人事少，寂靜道心生。青鳥每傳王母信，紫鸞常寄老君經。看不盡那巍巍道德之風，果然漠漠神仙之宅。

三藏離鞍下馬，又見那山門左邊有一通碑，碑上有□個大字，乃是「萬壽山福地，五莊觀洞天」。長老道：「徒弟，真個是一座觀宇。」沙僧道：「師父，觀此景鮮明，觀裡必有好人居住。我們進去看看，若行滿東回，此間也是一景。」行者道：「說得好。」遂都一齊進去，又見那二門上有一對春聯：「長生不老神仙府；與天同壽道人家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道士說大話誑人。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，在那太上老君門首，也不曾見有此話說。」八戒道：「且莫管他，進去，進去，或者這道士有些德行，未可知也。」

及至二層門裡，只見那裡面急急忙忙，走出兩個小童兒來。看他怎生打扮：

骨清神爽容顏麗，頂結丫髻短髮鬚。

道服自然襟繞霧，羽衣偏是袖飄風。

環條緊束龍頭結，芒履輕纏蠶口絨。

丰采異常非俗輩，正是那清風明月二仙童。

那童子控背躬身，出來迎接道：「老師父，失迎，請坐。」長老歡喜，遂與二童子上了正殿觀看。原來是向南的五間大殿，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。那仙童推開格子，請唐僧入殿處，只見那壁中間掛著五彩裝成的「天地」二大字，設一張朱紅雕漆的香几，几上有一副黃金爐瓶，爐邊有方便整香。

唐僧上前，以左手撚香注爐，三匝禮拜。拜畢，回頭道：「仙童，你五莊觀真是西方仙界。何不供養三清、四帝、羅天諸宰，只將『天地』二字侍奉香火？」童子笑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這兩個字，上頭的，禮上還當；下邊的，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，是家師父詔佞出來的。」三藏道：「何為詔佞？」童子道：「三清是家師的朋友，四帝是家師的故人；九曜是家師的晚輩，元辰是家師的下賓。」那行者聞言，就笑得打跌。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你笑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只講老孫會搗鬼，原來這道童會詭風。」三藏道：「令師何在？」童子道：「家師元始天尊降簡，請到上清天彌羅宮聽講『混元道果』去了，不在家。」行者聞言，忍不住喝了一聲道：「這個臊道童，人也不認得，你在那個面前搗鬼，扯甚麼空心架子？那彌羅宮有誰是太乙天仙？請你這潑牛蹄子去講甚麼？」

三藏見他發怒，恐怕那童子回言，鬥起禍來，便道：「悟空，且休爭競，我們既進來就出去，顯得沒了方情。常言道：『驚鷺不吃驚鷺肉。』他師既是不在，攪亂他做甚？你去山門前放馬，沙僧看守行李，教八戒解包袱，取些米糧，借他鍋灶，做頓飯吃，

待臨行，送他幾文柴錢，便罷了。各依執事，讓我在此歇息歇息，飯畢就行。」他三人果各依執事而去。

那明月、清風暗自誇稱不盡道：「好和尚，真個是西方愛聖臨凡，真元不昧。師父命我們接待唐僧，將人參果與他吃，以表故舊之情；又教防著他手下人囉喏。果然那三個嘴臉兇頑，性情粗糙。幸得就把他們調開了；若在邊前，卻不與他人參果見面？」清風道：「兄弟，還不知那和尚可是師父的故人。問他一問看，莫要錯了。」二童子又上前道：「啟問老師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經的唐三藏？」長老回禮道：「貧僧就是。仙童為何知我賤名？」童子道：「我師臨行，曾吩咐教弟子遠接。不期車駕來促，有失迎迓。老師請坐，待弟子辦茶來奉。」三藏道：「不敢。」那明月急轉本房，取一杯香茶，獻與長老。茶畢，清風道：「兄弟，不可違了師命，我和你取果子來。」

二童別了三藏，同到房中，一個拿了金擊子，一個拿了丹盤，又多將綠帕墊著盤底，逕到人參園內。那清風爬上樹去，使金擊子敲果。明月在樹下，以丹盤等接。須臾，敲下兩個果來，接在盤中，逕至前殿奉獻道：「唐師父，我五莊觀土僻山荒，無物可奉，土儀素果二枚，權為解渴。」那長老見了，戰戰兢兢，遠離三尺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今歲倒也年豐時稔，怎麼這觀裡作荒吃人？這個是三朝未滿的孩童，如何與我解渴？」清風暗道：「這和尚在那口舌場中，是非海裡，弄得眼肉胎凡，不識我仙家異寶。」明月上前道：「老師，此物叫做人參果，吃一個兒不妨。」三藏道：「胡說，胡說。他那父母懷胎，不知受了多少苦楚，方生下來。未及三日，怎麼就把他拿來當果子？」清風道：「實是樹上結的。」長老道：「亂談，亂談。樹上又會結出人來？拿過去，不當人子。」

那兩個童兒見千推萬阻不吃，只得拿著盤子，轉回本房。那果子卻也蹣蹣，久放不得；若放多時，即僵了，不中吃。二人到於房中，一家一個，坐在床邊上，只情吃起。

噫！原來有這般事哩。他那道房，與那廚房緊緊的間壁，這邊悄悄的言語，那邊即便聽見。八戒正在廚房裡做飯，先前聽見說取金擊子，拿丹盤，他已在心；又聽見他說唐僧不認得是人參果，即拿在房裡自吃。口裡忍不住流涎道：「怎得一個兒嘗新？」自家身子又狼狽，不能夠得動，只得等行者來，與他計較。他在那鍋門前更無心燒火，不時的伸頭探腦，出來觀看。不多時，見行者牽將馬來，拴在槐樹上，逕往後走。那馱子用手亂招道：「這裡來，這裡來。」行者轉身，到於廚房門首，道：「馱子，你嚷甚的？想是飯不夠吃，且讓老和尚吃飽，我們前邊大人家，再化吃去罷。」八戒道：「你進來，不是飯少。這觀裡有一件寶貝，你可曉得？」行者道：「甚麼寶貝？」八戒笑道：「說與你，你不曾見；拿與你，你不認得。」行者道：「這馱子笑話我老孫。老孫五百年前，因訪仙道時，也曾雲遊在海角天涯，那般兒不曾見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人參果你曾見麼？」行者驚道：「這個真不曾見。但只常聞得人說，人參果乃是草還丹，人吃了極能延壽。如今那裡有得？」八戒道：「他這裡有。那童子拿兩個與師父吃，那老和尚不認得，道是三朝未滿的孩兒，不曾敢吃。那童子老大德懶，師父既不吃，便該讓我們，才自在這隔壁房裡，一家一個，囑啍囑啍的吃了出去。就急得我口裡水決。怎麼得一個兒嘗新？我想你有些溜撒，去他那園子裡偷幾個來嘗嘗，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容易，老孫去，手到擒來。」急抽身，往前就走，八戒一把扯住道：「哥啊，我聽得他在這房裡說，要拿甚麼金擊子去打哩。須是幹得停當，不可走露風聲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曉得，我曉得。」

那大聖使一個隱身法，閃進道房看時，原來那兩個道童吃了果子，上殿與唐僧說話，不在房裡。行者四下裡觀看，看有甚麼金擊子，但只見窗櫺上掛著一條赤金，有二尺長短，有指頭粗細；底下是一個蒜疙疸的頭子；上邊有眼，系著一根綠絨繩兒。他道：「想必就是此物叫做金擊子。」他卻取下來，出了道房，逕入後邊去，推開兩扇門，擡頭觀看，呀！卻是一座花園！但見：

朱欄寶檻，曲砌峰山。奇花與麗日爭妍，翠竹共青天鬥碧。流杯亭外，一灣綠柳似拖煙；賞月臺前，數簇喬松如潑靛。紅拂拂，錦巢榴；綠依依，繡墩草；青茸茸，碧砂蘭；攸蕩蕩，臨溪水。丹桂映金井梧桐，錦槐傍朱欄玉砌。有或紅或白千葉桃，有或香或黃九秋菊。茶椀架，映著牡丹亭；木槿臺，相連芍藥園。看不盡傲霜君子竹，欺雪大夫松。更有那鶴莊鹿宅，方沼圓池；泉流碎玉，地尊堆金。朔風觸綻梅花白，春來點破海棠紅。誠所謂人間第一仙景，西方魁首花叢。

那行者觀看不盡，又見一層門，推開看處，卻是一座菜園：

佈種四時蔬菜，菠芹荳蔻薑苔。
筍筍瓜瓠茭白，蔥蒜芫荽韭薤。
窩菜童蒿苦蕒，葫蘆茄子須栽。
蔓菁蘿蔔羊頭埋，紅莧青松紫芥。

行者笑道：「他也是個自種自吃的道士。」

走過菜園，又見一層門。推開看處，呀！只見那正中間有根大樹，真個是青枝馥郁，綠葉陰森，那葉兒卻似芭蕉模樣，直上去有千尺餘高，根下有七八丈圍圓。那行者倚在樹下，往上一看，只見向南的枝上露出一個人參果，真個像孩兒一般。原來尾間是個挖蒂，看他丁在枝頭，手腳亂動，點頭幌腦，風過處似乎有聲。行者歡喜不盡，暗自誇稱道：「好東西呀！果然罕見，果然罕見！」他倚著樹，聽的一聲，攏將上去。那猴子原來第一會爬樹偷果子。他把金擊子敲了一下，那果子撲的落將下來。他也隨跳下來跟尋，寂然不見；四下裡草中找尋，更無蹤跡。

行者道：「蹣蹣，蹣蹣。想是有腳的會走，就走去跳不出牆去。我知道了，想是花園中土地不許老孫偷他果子，他收了去也。」他就捻著訣，念一口「唵」字咒，拘得那花園土地前來，對行者施禮道：「大聖呼喚小神，有何吩咐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知老孫是蓋天下有名的賊頭，我當年偷蟠桃、盜御酒、竊靈丹，也不曾有人敢與我分用。怎麼今日偷他一個果子，你就抽了我的頭分去了？這果子是樹上結的，空中過鳥也該有分，老孫就吃他一個，有何大害？怎麼剛打下來，你就撈了去？」土地道：「大聖錯怪了小神也。這寶貝乃是地仙之物，小神是個鬼仙，怎麼敢拿去？就是聞也無福聞聞。」

行者道：「你既不曾拿去，如何打下來就不見了？」土地道：「大聖只知這寶貝延壽，更不知他的出處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有甚出處？」土地道：「這寶貝三千年一開花，三千年一結果，再三千年方得成熟。短頭一萬年，只結得三三個。有緣的，聞一聞，就活三百六十年；吃一個，就活四萬七千年。卻是只與五行相畏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與五行相畏？」土地道：「這果子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。敲時必用金器，方得下來。打下來，卻將盤兒用絲帕襯墊方可。若受些木器，就枯了，就吃也不得延壽。吃他須用磁器，清水化開食用。遇火即焦而無用。遇土而入者，大聖方才打落地上，他即鑽下土去了。這個土有四萬七千年，就是鋼鑽鑽他也鑽不動些須，比生鐵也還硬三四分，人若吃了，所以長生。大聖不信時，可把這地下打打兒看。」行者即掣金箍棒築了一下，響一聲，迸起棒來，土上更無痕跡。行者道：「果然，果然。我這棍打石頭如粉碎，撞生鐵也有痕，怎麼這一下打不傷些兒？這等說，我卻錯怪了你了，你回去罷。」那土地即回本廟去罷。

大聖卻有算計：爬上樹，一隻手使擊子，一隻手將錦布直裰的襟兒扯起來做個兜子等住，他卻串枝分葉，敲了三個果，兜在襟中。跳下樹，一直前來，逕到廚房裡去。那八戒笑道：「哥哥，可有麼？」行者道：「這不是？老孫的手到擒來。這個果子，也莫背了沙僧，可叫他一聲。」八戒即招手叫道：「悟淨，你來。」那沙僧搬下行李，跑進廚房道：「哥哥，叫我怎的？」行者放開衣兜道：「兄弟，你看這個是甚的東西？」沙僧見了道：「是人參果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啊！你倒認得，你曾在那裡吃過的？」沙僧道：「小弟雖不曾吃，但舊時做捲簾大將，扶侍鸞輿赴蟠桃宴，嘗見海外諸仙將此果與王母上壽。見便曾見，卻未曾吃。哥哥，可與我些兒嘗嘗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講，兄弟們一家一個。」

他三人將三個果各各受用。那八戒食腸大，口又大，一則是聽見童子吃時，便覺饞蟲拱動，卻才見了果子，拿過來，張開口，轆轤的囫圇吞下肚。卻白著眼胡賴，向行者、沙僧道：「你兩個吃的是甚麼？」沙僧道：「人參果。」八戒道：「甚麼味道？」

行者道：「悟淨，不要睬他。——你倒先吃了，又來問誰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吃的忙了些，不像你們細嚼細嚙，嘗出些滋味。我也不知有核無核，就吞下去了。哥啊，為人為徹。已經調動我這饞蟲，再去弄個兒來，老豬細細的吃吃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好不知知足。這個東西，比不得那米食麵食，撞著儘飽。像這一萬年只結得三□個，我們吃他這一個，也是大有緣法，不等小可。罷罷罷，夠了。」他欠起身來，把一個金擊子，瞞窗眼兒，丟進他道房裡，竟不睬他。

那猓子只管絮絮叨叨的唧噥。不期那兩個道童復進房來取茶去獻，只聽得八戒還嚷甚麼「人參果吃得不快活，再得一個兒吃吃才好。」清風聽見，心疑道：「明月，你聽那長嘴和尚講：『人參果還要個吃吃。』師父別時叮嚀，教防他手下人囉唆，莫敢是他偷了我們寶貝麼？」明月回頭道：「哥耶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金擊子如何落在地下？我們去園裡看看來。」

他兩個急急忙忙的走去，只見花園開了。清風道：「這門是我關的，如何開了？」又急轉過花園，只見菜園門也開了。忙入人參園裡，倚在樹下，望上查數，顛倒來往，只得二□二個。明月道：「你可會算帳？」清風道：「我會，你說將來。」明月道：「果子原是三□個，師父開園，分吃了兩個，還有二□八個；適才打兩個與唐僧吃，還有二□六個；如今止剩得二□二個，卻不少了四個？不消講，不消講，定是那夥惡人偷了，我們只罵唐僧去來。」

兩個出了園門，逕來殿上，指著唐僧，禿前禿後，穢語污言，不絕口的亂罵；賊頭鼠腦，臭短臊長，沒好氣的胡嚷。唐僧聽不過道：「仙童啊，你鬧的是甚麼？消停些兒，有話慢說不妨，不要胡說散道的。」清風說：「你的耳聾？我是蠻話，你不省得？你偷吃了人參果，怎麼不容我說？」唐僧道：「人參果怎麼模樣？」明月道：「才拿來與你吃，你說像孩童的不是？」唐僧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那東西一見，我就心驚膽戰，還敢偷他吃哩？就是害了饞瘡，也不敢幹這賊事。不要錯怪了人。」清風道：「你雖不曾吃，還有手下人要偷吃的哩。」三藏道：「這等也說得是，你且莫嚷，等我問他們看。果若是偷了，教他賠你。」明月道：「賠呀！就有錢那裡去買？」三藏道：「縱有錢沒處買啊，常言道：『仁義值千金。』教他賠你個禮，便罷了。也還不知是他不是他哩。」明月道：「怎的不是他？他那裡分不均，還在那裡嚷哩。」三藏叫聲：「徒弟，且都來。」沙僧聽見道：「不好了，決撒了。老師父叫我們，小道童胡廝罵，不是舊話兒走了風，卻是甚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活羞殺人。這個不過是飲食之類，若說出來，就是我們偷嘴了，只是莫認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昧了罷。」他三人只得出了廚房，走上殿去。

畢竟不知怎麼與他抵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